

朝野記言 二

共十四

13
1491
2



4加3
1491
14-2

君道門

治道

勤政

經筵

寬仁

紀綱

儉德

斥玩好

敦教化

鎮人心

輸民隱

皇清書齋

慎賞罰
憎名器
待前朝
崇儒



治道

成廟接臣僚有若家人父子而臨政肅敬羣臣莫敢隱情
飾行在上前互相長短面拆不少諱避及出關門坦然
懽欣無一纖芥相違蓋上之神明威德所變化也
以是觀之古之人臣各相朋黨比周未嘗不由於上之好惡
何如也 五山說林

宣廟甲辰元日白虹貫日公應吉陳劄有曰推誠當自納
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人服其剴切 白沙行狀
宣祖下教曰朝廷若去一私字秀吉之頭可致麾下 无庵

集

西崖柳成龍為都體察使有列邑移文事文既成續驛吏



過三日後復收其文將追改之驛吏持文而至相國詰之曰爾何受書三日尚不頒列邑對之曰俗談朝鮮公事三日小人知三日後復改之故延至今日矣相國欲罪之仍思之曰是言可以警世吾過矣遂改其文而使之頒於于野談

光海時老宮人言豐年光海之讎也余詰之宮人曰光海即位後歲數登稔百物豐饒近習專尚豪侈戚里日事歌舞每以太平上聞光海侈心漸加士夫貪侈尤甚時明宗朝老宮人尚在闕中嘆曰豐年宜在聖世而反在今日無乃益吾君祿大之心而使之失國耶由此言之豐年豈非光海之讎也公私見聞

光海辛亥公啟於選中曰高麗太祖立國定制雜用左道視我朝以禮為國固為歎矣然其遺子孫之言曰人君得臣民之心為難得臣民之心在於從諫遠讒高麗五百年精神命脉在此一言可謂英傑之主也完平年譜

仁祖改玉之初諸勲臣意欲盡革舊事雖其不可廢者事在光海朝者則必欲改革乃已金尚書尚容言于上曰人之勤于梳頭者日或十梳或百梳而猶不能盡祛臍垢夫日以十梳之勤不得盡祛一頭之垢則何能以一人之力一朝而盡易一國之事乎為國之道視其泰甚而更張之可矣上嘉納之公私見聞

仁祖己丑上與世子出御魚水堂命李延陽時白等殿

人入侍 上親執爵飲之顧世子曰汝亦執一爵公惶
感卒飲 上曰問曰近日臣僚之不誠於國事甚矣對
曰願殿下母患臣僚之不誠於國事唯患聖心之不誠
於臣僚也 延陽諡狀

疏論諸大臣之媿媿姑息有曰既非君子又非小人其為
人之闕葺可知也 杞平乙亥疏

趙浦渚翼嘗曰今人每言循例此言最害事國之所謂例
者非治世之例乃衰亂之例也因而循之則衰亂何由
而振乎人之所謂例者非為善之例也庸陋之例也自
而循之則庸陋何由而改乎 同春集諡狀

仁廟嘗諭孝宗曰汝知日本關白易得易亡之由乎倭國

之法殘酷少息故軍國之政一出於關白之口則上下
莫敢矯其非從而諂諛逢迎無所不至人一堯舜則每
事何能盡善如此而其不為敗亡者乎由來關白之傳
無過於一二世此則創業者頗知物情艱大之意用心
為國故僅免其身傳之子孫則無才長惡放蕩自姿旋
即覆亡豈不懼乎 誌狀

孝廟嘗語及大明事曰古人所云亡國非一道者此言誠
有理矣 崇禎皇帝之事問諸華人則曰外無遊畋之
娛內無苑囿之樂凡可以亡國之事一無有之而終至
覆亡蓋由明察二字之不能盡其道也 誌狀

余謂東方歷代惟我朝最文明先生笑曰魯之削也滋甚

肅廟乙卯教曰前日平安道御史洪萬鍾書啟仇寧萬戶
劉熙業善賑飢民彈壓殘堡故命拜僉使矣其後本道
兵使柳斐然殿最以下書填與御史之褒啟相懸此或
暗行之不察則是御史用私之責也殿最失實則是兵
使考績不明之過也其間曲折未詳孰是明察以啟政
院以殿最不明請推兵使且請令道臣覈實啟聞

寶鑑

肅廟乙卯引見備局堂上及出獨留許積出示一幅畫乃
滄波萬頃泛扁舟一葉也畫上有一篇文乃御製也其
文曰夫治國之道有五焉一曰好學問也二曰用賢良
也三曰納忠諫也四曰好聞其過也五曰賤寶貴賢也

寶鑑

肅廟丙辰下教曰分遣御史廉問臧否實非偶然或拘於
親踈或嫌於睚眦不以實啟予甚痛之以近日事言之
殷山縣監鄭東龍以善治之狀欺罔廢啟至有表裡之
賞矣頃觀遠接使狀啟則官庫蕩然邑民四散無一人
出站云此則重臣之所目覩也其循私蔑法昭昭難掩
事極可駭平安道御史洪萬鍾拿問定罪

寶鑑

崇禎癸未年間清帝汗殂於瀋陽而太子幼弱諸父八王
九王等俱擁強兵人心涵懼未有底定軍卒之扈衛官
城者皆唾掌握鈞曰先皇聖人也大統不歸於吾君之
子則吾將為先皇死之萬口一談終不回撓太子遂立

此固清帝固結衆心之致而國俗之忠質亦足可觀時
孝宗大王在質館親覩其事東還後每語於諸公子云
太子即順治帝也公私見聞

殿下若欲做唐堯三代之治則 祖宗法亦有不得不改者
矣若欲少康而止則可遵 祖宗良法美意也今之所謂
法 祖宗者只守近規之傳襲者而 祖宗良法美意實
廢不行此甚不可也粟谷

粟谷退謂金宇顥曰今日之事非徒回天為難回大臣之心
亦難矣上心稍異於昔日此正大小協力積誠啓沃之時
而肉食者方眠無可奈何粟谷

勤政

世宗朝右議政致仕柳寬啟曰每日常叅上體勞動請問
日停常叅 上荅曰啓意予知之卿老氣勉強詣闕予
實懼焉如有故事使人放之卿則安心養和益保裒躬

東岡雜記

文廟即位宵旰圖治逐日視事經筵輪對等事不少停廢
閔判書伸逢禹承旨孝剛問今日亦視事否荅曰然閔
曰聖躬大勞盍少休乎河東鄭文成公時在座曰公何
叢此言人君豈可使倦勤其後閔不得其死文成為國
元老一言之驗如此海東野言

成廟於筵罷必御便殿六承旨各持所屬各司公事率該

負親詣上前呈進 上必與該負及承旨尋繹事理反覆商確如其不可則令退而更議如得其可則必問曰此乃堂上之意耶該負之意耶如出該負則亟稱善而籍記其姓名以備他日調選之地至於守令邊將之拜辭也亦必一一引見先問其出身根脚次問其族派交友次問其莅官撫軍治民禦敵之方善者則極其嘉獎又從而超遷之其不善者則遽令黜之并與舉主而罪之終上之世未嘗一日不如是雖侍從奉使者亦如之以此外官當赴任者自知其不勝任則輒稱病不敢辭

寄齋雜說

成宗朝命集趙孟頫字刻張蘊古大寶箴揭于便殿以自

警親寫王禹偁待漏院記以賜承政院曰君之監戎莫切於大寶箴臣之警省莫切於待漏院記故已令刻而揭之今欲戒勅內侍其令能文者作內班院記揭示焉

國朝謨烈

成宗苟無故日三御經筵日三朝三 大妃殿日引宗室射于後苑對宗室必設小酌妓樂隨之此固太平盛事然議者或以為燕山之耽於宴樂有耳目之習者然惜哉

前言性行錄

宣廟聖旨出天邊事規畫皆自睿斷備局諸臣每有下問以上教允當覆啟而政院奉行不及往往待罪故其時語曰惶恐待罪承政院上教允當備邊司 芝峯說

孝廟下教曰目今百司悠泛度日如坐起不難之事專然
廢閣錢穀之任尤不可數易而朝差夕改我國難無執
吏則無可為矣自今每朔之末六曹漢城府掌隸院各
以其司坐起日數書入憑考其勤慢自是各司月書坐
不坐以啟後憲府只一坐教曰法官如此則其何能糾
正百司乎大司憲以下并命推考誌狀

世宗常坐勤政殿與大臣勵精圖治黃許諸公退不得解
衣恐有不時召對也靜庵集

仁祖朝貞淑翁主子申昇之妻李氏嘗隨其姑入覲大內
出而語人曰孰謂南面樂乎曉起讀書旋又視膳問寢
於東朝晝省奏御文字夕又讀書以至夜深見碗碗

自苦如此不及於窮措大無營焉安居自便者遠矣此
雖婦女信口之言而聖祖孝事憂勤之德亦可因此
窺測矣公私見聞

經筵

太祖常以家門未有業儒者為嫌令 太宗就學 太宗
惟日孜孜讀書不倦 太祖嘗曰成吾志者必汝也
神德王后每聞 太宗讀書拜嘆曰何不為吾出乎 祖

太宗講大學徹章謂全科曰讀了此書乃知學問之有益
於人也對曰經筵官皆欲陳賀已詣宮門矣 上曰非
知之難行之為難待予能行然後賀未晚也讀了一書
何足賀也 實錄

世宗讀經書則必過百遍子史則必過三十遍 實錄
世宗謂近臣曰予在繚經之中久不御經筵若後世幼主

視以為法即位終三年喪不讀書宣小故哉遂開經筵
寶鑑

成宗每於經筵孜孜聽受猶以為未廣擇三品以上可顧問者輪次參侍號為特進官誌狀

成宗親祭景安殿還御經筵領事韓明澮崔恒曰行祭後又御經筵恐勞朕體上曰予惜一日若齋日則已祭後不可停也國朝謨烈

成宗親祭文昭殿御齋宮召宗宰飲福鄭隣趾曰世宗嘗幸慕華館日已晏還宮即御經筵由是讀綱目百遍今殿下方講綱目須以世宗為法上還宮御經

筵國朝謨烈

成宗御宣政殿置酒左相尹弼商及洪應盧思慎李克培徐居正許琮李坡工判孫舜孝咸從君魚世謙成均同知李克基侍上曰前日論難予聽之甚嘉今亦論難可也弼商曰請臣等問之坡舜孝世謙克基對之遂講大學又講心性情又講中庸又以理氣先後出入經史縱橫問難又問天地度數漏刻置閏河洛律呂等事夜已深矣弼商慮上勞欲退上曰予今日得與卿等講論益聞所未聞不亦樂乎卿等勿退更復論難及講罷諸宰皆扶醉而出又令諸宰及侍讀司藝金秀先等十七人講書弼商等問坡以心性情之說上曰判書若失對當罰大孟坡曰性情無心克基曰心統性情焉

有無心而有性情乎坡失對 上罰以大盃 國朝典謨

本館陳劄古無點朱之例 中廟冲年承統為便 御覽

始點朱以句絕之云 弘文館志

中宗已卯舍人以三公議啓曰朝講時日領事數少勢難
每入侍以 祖宗朝例見之則無領事而亦御朝講矣

答曰是矣朝講時領事有故以政府他堂上代入 明
宗初年大臣議領事有故則以知事代入 東閣記

明宗當 仁宗初喪李彥迪請開筵事竟施行語在彥迪
文集中 宣祖於 明廟初喪亦御經筵語在李珥所
著書中而多有讚美之辭 趙宗著疏

宣廟初即位頻御經筵卞明審詳講官學未博者多憚於

入侍朴淳語人曰瞻上玉容真英明之主卒哭前御經
筵只臨文讀之無質問之語羣臣頗疑闕畧卒哭後則
反復卞難出人意表是行倚廬不言之禮也羣下不解
上意耳 日月錄

宣祖晚而好易雖在搶攘不輒講讀嘗曰讀係辭傳不覺
手舞足蹈也 祖鑑

宣廟戊辰退溪上來故事知經筵只叅朝講不入晝夕講
朝議以為經幄不可無先生使並入叅 退陶言行錄

仁祖朝李澤堂植以承旨疏論經筵講說專務經書空言
義理須兼覽史記以窮格為功如綱目一書續春秋而
作以史為經又作於南渡之後故其於內夏外夷之辨

征戰事機之變尤致勤而備載願留意焉

謚狀

孝廟初即位山陵禮畢後始御經筵講中庸序至篇末諱

朱子名亦令講官諱之自此顏曾思孟程朱並諱其名

誌狀

孝廟朝為慈懿大妃初萬壽殿因地勢逼側將移建弘

文館占地于西所遂毀西所直廬而經營之館官欲高

大其規模礙於摠府臨禁川溝築累層堦而開基鄭相

公維城時為戶判不肯優給財力屢與館官相爭于榻

前終以物力之未裕不遂初計事在丙申年間云

弘文館志

孝宗曰心術隱微處最可深察予每有及民之事不無使

民德我之意是知無所為而為之者真聖學之要也

祖鑑

肅廟乙卯御書講粹然嘔吐許積問起居上曰去夜讀

書至四更五點始寢覺即進食仍出晝講食不消以致

嘔吐也積陳攝養之意

寶鑑

肅宗辛酉朴定齋奏輔以玉堂入講筵論獻納李綸請遞

差其時物論以為筵中獨啓異於聯名之劄可論得失

不可勘罪此無前例公上疏自劾獻納李秀彥正言尹

德駿散啟論遞之

定齋集

崔領相錫鼎言先朝曾以拳字下問儒臣無能對者有

一武無口此在白居易養竹記上嘉之仍命武臣入

叅引見

晦隱集

寬仁

太祖朝大護軍李扶奉常少卿許旼有不遜語大憲南在
疏請鞠治 上笑曰帝王之興不係世類尚矣 大明

皇帝亦以匹夫得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意况偶與家
人語乎何必鞠問諫官固請 上尺流于外寶鑑

世宗嘗患渴疾代言等放醫云白雄雞黃雌雞羊肉皆能
止渴請令逐日供進 上曰吾豈為自奉以戕物命况
羊非本國之所產乎竟不許寶鑑

世宗朝江陰縣民曹元訟田于官憤縣官滯訟曰今上不
明乃用此輩為守令義禁府三司雜治請罪 上曰水
旱相仍民甚艱苦元之縣守不念此苦對賓飲酒滯訟

不決元之言但疾此耳

寶鑑

成宗朝成均館典庫吏耗米若干有司欲令追償 王曰

國雖小豈乏養賢之資其勿追償特給米布

誌狀

成廟值亢旱親禱于慶會樓池上暴日露坐幾至浹旬聞有衆樂舞問之乃房主監察行禮宴也 上大怒二十四人皆就詔獄令其子弟上疏乞哀疏入 上又大怒盡執入拜疏之人遂皆散走獨房主監察之子不去被執 上御便殿親問曰汝童稚何獨不走對曰初為救父而上章縱受罪安敢逃乎 上曰此疏誰所作曰臣所作也又問曰書者誰也曰臣所書也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十三 上曰汝果能之乎欺罔罪當誅對曰願

請試之 上命以悶雨賦為題其兒立就而書之其末

以為昔東海冤婦足致三年之旱願聖上以此軀念則

成湯千里雨致之不難 上見而奇之問爾父誰也對

曰房主監察金某也爾名誰也對曰以虬為名 上御

筆書之曰自古能文之士不能書能書之人不能文爾

能文又能書見爾文放爾父見爾父放爾父同僚爾其

移孝于忠因命承傳史官持其書從其兒之義禁府盡

放之金虬 成廟時司馬 中廟朝登文科第一官至

判尹每至 成廟國忌必滂泣三日竟是月不食肉

山小說

成廟朝宰相李永根李坤二人共奸一娼妓互相攘奪言

官論罪請罷者累日 上終不允兩人詣闕自明各自
為是再三陳啟 上答曰自古士大夫相竊妻妾乃衷
世之事也予不忍置斯世於衰亡故不允臺諫之言非
以卿等為無罪也退而省之可也於此可見君臣之間
不啻如父子而聖主一言凜然於斧鉞之誅至哉 松窩

雜記

成廟朝以司畜署畜料多費命量減畜口戶曹請將猪三
百餘口付司宰監而腊之 上曰三百餘口何忍一時
宰殺其分賜宗臣宰相等 國朝典謨

宣廟嘗於行中失落所御弓子有人得之本官收繫以聞
王曰既已失之則有得之者無恠即命放之 誌狀

宣廟朝車天輅以科場代述之罪竄謫此邊按道之臣待
之特厚天輅恠而問之則道臣辭朝之日 宣廟別教
以天輅文才可惜予不能屈法而貸之若至窮飢則豈
不矜惻乎天輅聞之南向痛哭 白洲行狀

顯廟為元孫時嘗出寓閭閻隣有高髯者侍者呵禁 王
止之曰人在其家安得無髯宜使之安不可使苦也又
有貢進豹皮者品下 仁祖將却之時 王在傍曰一
豹之捕傷人必多 仁祖嘉其意命勿却 行狀

顯廟嘗送清使於西郊清使告辭 上出立階石揖送之
清使既載馬前去軍卒傳語者將告本兵竭蹶疾走之
際誤觸至尊幾至顛仆左右侍者無不失色請依律治

之 上笑曰無情也奚可深治命本兵決棍五六度以放之時臣以別雲鈿入侍目覩之 公私見聞

丙午 顯廟之幸溫陽也命中官金以秋入京取御藥以來以秋不自賫使人持而先行渠則追後緩行 上怒命決三十棍而使監視承旨金萬基施杖於單禪上蓋在物之怒不以近習有貸而矜憐天疾仁意藹然聞者

感歎 公私見聞

肅廟辛酉京城民九歲兒俊傑與隣居十一歲兒虎良鬪鬪虎良被毆傷三日而死刑曹請刑訊取服 上下教曰殺人者死三尺雖至歲年纔九歲則特一無知之兒古人所謂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議于大臣減死定

配 實鑑

肅廟癸巳命內入生牛黃內局未即覓進至許私屠期於必得牛死者不啻數百校理洪禹瑞上疏諫之傳于政院曰因御藥生牛黃之難得公私屠宰至於數百頭之多雖是畜物心用惻隱懸房屠宰限五日姑停又於甲午上體有浮氣連進野鴨 上命止之日記云母麋卵母覆巢病自有他藥何必乃爾 實鑑

顯廟在東宮時大內有所養稚熊漸不受制於人諸內侍恐其為患請殺之 孝廟將從之 顯廟進曰熊雖害人之物姑無受其害者今若慮其未然之事而先殺之則恐非仁人之心宜放諸深山也 孝廟大喜曰爾之

臨御必無以猜疑見殺者為命臣子者可謂有福也
仍命消人放于深峽公私見聞

紀綱

太宗朝安城君李叔蕃恃功驕倨 上或命召絲竹轟於
內室而稱疾不赴以是杖流咸陽諷聞瑣錄

近世習俗不美頃於 中廟國忌有名士二人受外任辭
朝東南郊出餞飲歡者盡是名流也且以 世子嘉禮
初棟未行下令禁婚而士大夫犯之者多兩家主人潛
出都門外行奠鴈禮復入城中壻以常服乘昏而往婦
家以成夫婦此不但犯禁士夫家婚姻安有如是之理

三官記

宣廟丁丑將量田多定敬差官殆至百餘而須以閑散朝
士為之該曹三令五申而前朝官至者五六人雖嚴勅

將加罪而終不至乃以忠賢衛錄事差定而命郡邑必
以生負進士有職人為量田監官於是鄉中士人相語
曰量田監官當統屬於敬差官監官有過則敬差官論
罰至於蠶楚我輩士族乃伏屈於錄事輩而受其蠶楚
乎寧死不能皆移家以避其事遂不得改量 栗谷日記
宣廟以紀綱未振為歎李珥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
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
襲取之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仰不愧俯不
怍然後充滿流行紀綱不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
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
必罰則紀綱自立矣又曰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

情不行然後紀綱可立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
紀綱何由而立乎 寶鑑

宣廟朝慶尚虞侯孫翌使軍士修鍊軍器而督促過嚴軍
士怨怒半夜開門結陣將住亂翌懼躬自謝過然後乃
解節度使郭滌密捕囚首謀者然後啟聞其狀 上大
驚命斬其首謀者梟示以威衆翌亦抵死武夫輩皆曰
鎮軍不悅鎮將之令則城外結陣近來常事也只是鎮
將畏罪不敢言故得無事今適戢覺故首謀者死此亦
命也時軍政之亂至於此 栗谷日記

宣廟丙戌日本使橘康廣來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
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館嘆息

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頽矣不亡何待乎

懲鑒錄

光海朝朴承宗挾外戚為相尹監司知敬一日將命至其

家牢閉戶密若無應使其僕反使誚語公憤曰此人臣

道乎亡無日矣即反命政院掛衣冠出城

墓碑龍洲集

宗禎年間我國使臣入中朝有舊識微官乘官歸鄉者來

見于寓館使臣問何故棄官答曰養漢的乘轎入城門

而無人諉之者紀綱已壞矣其國能存乎是以歸耳公

私見聞

孝廟朝李相國浣為判書嘗承召命而適有難安情勢終

不能進蔡判書裕後慨然謂少年文官曰武臣之承牌

不進前所未有今日以李浣牌不進書諸邸報播示八

方國綱之壞損莫此為甚從今以後武臣以此為口實
有召不進必至於視為尋常事當時則國事已無下
手之地此他日君輩之憂也為之咄嘆久之

聞見目錄

錄

顯廟甲寅正月司僕寺近處閭家明火賊結黨突入家產

沒數掠去

國朝典謨

外棺着恭只行於大行之喪自餘則雖王子女之貴不

得為之肅廟丙子年間有倭譯表其妻恭外棺如國

喪之為宰相臺諫聞而駭之而其人家積累十萬金能

隨處通門故竟無糾正者識者為國憂嘆

公私見聞

政院老隸語人口吾之供役政院持命召牌至士大夫家

者累十年矣前時士夫見召牌則顛倒衣裳不俟駕而出或有難安情勢不得赴召則不敢晏然安坐雖盛暑必閉窓戶脫巾擁衾而卧以示病不能起動之狀於是乎尊君命之義猶可見矣今則持牌者入士夫庭中則或有方對人博奕見召牌而猶不輟徐曰吾不可赴召一言却之是紀綱已壞而然也慨嘆不已

目錄

肅廟壬戌令兵曹及忠勳府查正冒屬忠義兵判南九萬清城府院君金錫胄相議宣廳差出即廳且成事目凡冒屬身犯及嫡長門長鄉所之誤着名不先自首回查現發者皆定以全家之律矣俄有冒屬現發者其着名門長乃尹鴻舉也移文刑曹使依事目定罪刑官啟以

朝士無全家之規似當減等清城請依其言遂配鴻舉於鐵原過十數日回赦放還即廳鄭載岳以為初頭立法出入低仰如此則必無完事之理呈病不仕清城悔之更達鴻舉更被全家之律過四五年後完寧君李師命繼掌其事又周一年始得畢查其時司諫趙宗著上疏以為近於查正即廳家有投火者此必出於冒屬輩請罷其查以息其恣且有罵辱於南公先擢者領相金壽恒筵奏以為朝廷因此疏罷此事則傷國體損國威今後何以措一事於國中耶設令查事當罷此言既發之後決不可罷上然之令廟堂相議稟定自首者勿論全家者贖布其餘冒屬恣定軍役而未及定役者依

餘丁受布其系派熹微者付之勲府從容聽理及丙寅南公赴燕還聞朝家除全家贖布免餘丁收布又以為冒屬稱寃者多悉使本官更查得實論報勲府乃陳劄言歷路守令皆言當初事目嫡長鄉所等皆以全家定律而無所忌憚冒屬現發至於此多今乃悉宥其罪一無所問而委本官更查設令人人知其為冒屬其誰肯取愆立證從實告官哉立法之初其嚴如何而緩之又緩使奸民的知其無忌畏然後終乃盡舉其事責之於守令朝廷之憚於行法猶如此為守令者誰肯以身擔當期於奉法云其言誠然矣法令無準紀綱大壞則君上之權與匹夫等何恃而為國哉

藥泉集

余堂叔相國之胤鄭判書載禧之為鐵原府使也有京居武人李永善藉公事住挈於村民公因治之及逆歸永善拔大釘直造相國門前舉名而呼曰某乎某也非爾之子歟吾嘗受困於汝子吾何捨汝欲突入作變僕隸頂門死拒僅免其害自秋曹捉囚杖斃之不能正其法聞者慨然時今上戊午夏也

閑居漫錄

有一武官為巡廳監軍方在直所其儕流有來見者詰問有不遜語至叢拜詬辱之巡將報兵曹入啟罷其職武人怒之俟其再直率無賴數三人持杖毆擊之巡將監軍狐鼠竄伏僅免死焉大臣白于上因治之而不能正其罪南政丞九萬慨然嘆曰監軍守御牌掌徽邏其

任至重而彼乃闡入官府恣意毆擊從今以後不數十年而廟堂諸宰必有被毆之患

用居漫錄

今上甲子春初對馬倭人貽書禮曹有中國海賊東侵之語中外搔擾多有避地先往者而京城無賴子結黨相約稱為鈞契將劫婦女掠財帛而屠殺士夫語極凶悖朝廷聞而捕治之或死或流配者甚多

用居漫錄

儉德

世宗於慶會樓東以散材構別室不用礎砌覆以茅草常御是室見戶外有藁席問曰誰為此乎自今非予命雖小物勿納于內

寶鑑

世祖聖性恭儉嘗入內殿見御紺色木綿虎裘穿青草鞋笠纓用純木携竹杖雖漢文瀚濯亦不如是儉素也

苑雜記

成宗朝繕工提調李世弼啟曰宣政殿乃接待天使之處其丹腹宜加真絲上曰與其奢也寧儉仍舊而已不必華侈為也

國朝謨烈

宣廟時入侍臺臣有以近來服飾華美為言者宣廟披

裡衣示之曰予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豈有過於予者耶諸臣惶愧自是侈習一變所御綿布衣尚在其時王子後孫家人多有見之者公私見聞

宣祖崇尚儉德御衣無錦段常設不貳載嘗迎詔西郊內侍進午膳及撤命指諸儀賓賜之所設只水洗飯一器乾魚五六片及醋薑淹菜醬而已諸公食訖命裹餘袖去曰此禮也公私見聞

仁祖宮中服用專尚朴素非法服則不御文錦夏月服麻布而亦不取精細至衲歛之用紬衣居多皆平日所製者也誌狀

國君即位而治柶古制也我朝亦然歲於長生殿齋滿百

度則歲加一恭祖宗朝副件之歲者壬辰為倭賊刃斫不敢用 孝廟朝命去恭而視之則木理頗好而有殿三補孔處今尚留在祖宗朝垂制可見矣公私見聞

淑徽公主嘗請得一繡裳 孝廟下教曰吾方君臨一國欲以儉示先豈可令汝着繡裳乎吾萬世後汝慈氏為大妃則汝雖着此人不深咎姑待他日可也終不許公私見聞

國恤時大內及王子女家進香也必以錦繡裁成各樣花實挿之於油蜜果如梅梨枇杷杏蓮荅牡丹柑柚红柿之類無不逼真見之者疑為神工而其糜費則甚鉅自國初逮己亥 孝廟大喪皆然過五六年後於 孝廟硯

匣中得御書一張乃遺戒勿用綵花者也癸丑年 寧
陵遷陵時進香不復用綵花蓋遵奉 孝廟遺意也公
私見聞

肅廟壬戌承旨徐文重曰呂對陳近世侈靡之弊仍言臣
祖母貞慎翁主臨終以 宣廟遺衣襯用於送終即青
染三升短襦衣三升襦袴也想必平日所服皆如是耳
此所當取則者也 上曰斯言切實予當體念焉寶鑑

斥玩好

太宗朝放馴象于順天獐島象不食水草逢人則墮淚且
啼監司以聞 上憐之命狎而養如初云其不貴遠
物仁愛及物之意可謂至矣 芝峯說

成宗辛丑十一月掌苑署進映山紅一盆 上曰冬月開
花特人為耳予不好此後勿復進 國朝謨烈

宣廟己丑倭使獻孔雀一隻都中士女出而縱觀自京城
至漢江填咽雜沓閭巷殆空極可恠也後命放于南陽
絕島 芝峯說

仁祖丙戌李忠翼公時白賜茅階上舊有一朵名花名曰
金絲洛陽紅世傳來自中華忽有人舉役夫來公問其

由乃掖庭人承命欲採移其花公自往花間並取其根
碎之垂涕而言曰今日國勢莫保朝夕主上之不求賢
而求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國之亡復以此
意啟達也後 上待公益厚 行狀

已酉正月大殿東宮賜送春幡公上劄還納曰臣於除日
詣闕則闕門諸處皆帖歲畫夫使此等物事從天而降
從地而出然而無益於實用則猶當斥而遠之況此無
非有司之經費乎臣既已進戒於前而受此於後則殿
下亦將曰渠雖戒此於予而渠亦好此等云爾故敢冒
死繳納焉 左庵疏

肅宗壬申因副提學權鎔請對陳戒命下銀鼠皮裘二領

于政院使焚之 寶鑑

肅宗壬申聞前郡守洪萬恢家有棕櫚木使掖隸求之蓋
以萬恢為國戚故也萬恢下庭伏曰頂踵國恩髮膚不
敢惜况卉木乎但雖名國戚屬遠為外臣以卉木進有
罪不敢也臣亦不敢復有之即拔去之掖隸白其狀

上稱善命拔後苑舊種棕櫚木送還民間舊主 寶鑑

肅宗乙亥命掖庭僕隸牽入一索馳於宮中承旨朴世燬
李瑩等以不育奇獸之義論奏陳啟荅曰買來之宮奴
已自該宮治罪而使之牽來者不過一見其物象而已
有何留育之意哉即命留門出送 上同

肅廟庚辰宗臣益寧守梯密陽正椀等上疏進宋徽宗畫

本 端宗大王筆及 崇禎皇帝書蹟 宣祖大王御
筆政院據前日御筆勿捧之傳教而退却之梯等遂稱
有下教政院啟稟答曰頃日下教宗臣使之覓進者即
歷代帝王名筆如唐之太宗皇朝崇禎筆蹟也乃者梯
等疏辭有若並與古畫而覓進者然並罷職崇禎書蹟
宣祖御筆捧入可也 寶鑑

敦教化

世宗聞晉州民弑父瞿然曰此予否德所致也向者許稠
每以嚴上下之分勸我我聞而嘉之今果然矣遂召羣
臣議所以敦孝悌厚風俗之方卞季良請廣布孝行錄
等書使閭巷小民尋常讀之使之駸駸然入於孝悌禮
義之俗乃命契循改撰孝行錄以進 寶鑑

世宗命儒臣編輯古今忠臣孝子烈女卓然可法者隨事
記載并着詩贊尚慮愚婦愚夫未易通曉附以圖形名
曰三綱行實廣布中外 寶鑑

成宗辛亥命自今兄弟叔侄堂兄弟爭訟理曲者徒邊 誌

狀

宣祖朝命行鄉約李珥曰臣意以為行鄉約太早也養民
為先教民為後民生憔悴莫甚於今日汲汲採獎先解
倒懸然後可行鄉約也 上遂罷之 栗谷日記
竊見山海館以西村立鄉約所皆高皇帝所定之教也父
子兄弟雖多異爨而不忍分門割戶如遇正至生日雖
一間小屋之人必以四拜禮賀于尊長族人有喪則男
女長幼俱以白衣巾終其月數四歲童子亦能住揖斷
夫走卒亦一無歛髮之不正者我國本以禮義之邦民
心日漓綱常板蕩聞之故老已卽歲寧邊之民有貧不
能養其父而棄之壑者聞鄉約之書降自朝廷即日迎
歸而竭力以養焉若此不已則幾何而不為善俗乎重

峯疏

宣廟癸巳自義州還都教禮曹曰喪亂之後都民之死者
何限量其遺民過半縞素及入城之日見都民填塞而
未有服喪者此必亂後綸紀墮廢而然也所關非輕其
令各部糾檢 誌狀

臣頃在相職就呂氏鄉約撮其大綱如不孝不悌及少陵
長下陵上及有孝悌之行者令京外糾察薦舉且勸懲
小學以風曉子弟畧定其規知會中外鄙俗無識之輩
從而笑之奉行者絕少然竊聞之定州有不孝者不母
其母及聞令下能迎其母而養之京中西小門內市廛
間有兄弟不和常與相關者聞令而知戢東大門外宗

室恭城令之子武人素來不孝而洞人畏其性惡不敢
明言聞糾察之法始乃發告而伏法云行之悠久則丕
變雖未易不猶愈於不教而自安乎 白軒劄

肅廟辛酉明川寺奴妻莫令產子欲殺之被人救止而問
情則以為丐乞中產子萬無保育之理不得已至此云
上始以其敗倫欲用死律曰大臣議遠配其女因監司
尹趾善狀啟以金正國所撰警民編鄭澈所作訓民歌
分送各邑使婦孺尋常誦習以為慕效之地 實鑑

肅廟己未兩南提督官為先復設造給印信啟下事目以
叅上叅下濠同差送叅下則三十朔六品遷轉而座次
則在於縣令之上與牧府使通關專管所屬各邑儒生

巡歷考試觀其文行許赴科舉仍以提督為錄名官一
如京中四館之規未幾還寢不行 備局瞻錄

肅廟壬戌始令此評事兼六鎮教養官 備局瞻錄

世宗朝執義沈道源請置亂臣任君禮子孟孫於法曰孟
孫非他緣坐之比當其父之亂言也卒衣止之是則與
聞其事不可宥也 上曰爾言非也君臣之義雖重父
子之恩亦大安可以君臣之義齊父子之恩乎孟孫
卒父之衣止其亂言則是乃君禮之孝子也豈可以
與聞如罪乎道源出 上曰道源法吏也徒知孟孫
之為有罪而不念愛父之孝心可謂知法乎 國朝室鑑
肅宗乙酉二月備忘託士大夫雖有罪下吏朝家待之

宜乎有別而遭親喪而不得盡人子之至痛如何此正
為人上者惻然動念處也有令定式死囚外限成服啓
稟保放 甫廟室鑑

鎮人心

宣廟甲辰國內騷動農者撤耕居者荷擔備忘記于備邊
司曰我國人心薄於秋雲輕如柳絮軍法妖言惑眾者
必斬以徇本司宜作告示掛榜知委又必依軍律梟示
一二人以鎮人心備局下諭于各道監司使之通諭民
間又令漢城府多行掛榜俾民通知 備局謄錄

非將差

壬辰倭亂至七八年士夫家婦女多有被獲者賊退免禍
家不欲與遭變家連姻 宣廟憂之曰此風將長舉國
大家殆無完全矣力勸宗室貴戚使之結婚自後無敢
區別疵累者光海朝有庭請廢母之舉宗室百官多有
畏禍不敢異者逮 仁祖改玉有追罪之議 仁廟曰

庭請之罪予亦難免議者不敢復言公私見聞

仁廟化家後有宮人韓氏名保香者不能忘舊主有時竊泣同列告于仁烈王后后召保香慰藉甚至曰國家興廢無常吾王雖得有今日安知後日不復如光海之失之乎爾之秉心如此可以阿保吾子命為保母尚宮且賜胡椒一斗而引言者撻之曰觀汝今日之為可知他日之心韓氏感激流涕舊人之不自安者皆釋然故

服公私見聞

仁廟癸亥初召南中隱士張顯光至李完平元翼注見之問以國事張公無他語但曰當今國之大患在疑完平為之嘆服梧里遺事

靖社功臣方議舉義皆屬望於綾陽君試問於錦陽尉

朴瀾錦陽舉爾妄對議不相合及反正後錦陽不自安若將朝夕得罪者仁祖特除惠民署提調以安其心焉向非仁祖如天之德其何能保全性命乎公私見聞

沈器遠謀逆伏法後其所領軍校皆屬具綾川仁屋幕下而具公以某甲曾為器遠所親切不許隨衆偕謁一日武官閔塏立庭曰請縛送某甲于鞠廳車裂以徇具公驚問之塏曰人臣謀逆則當誅不謀逆則平人也老爺如見某甲反狀則當殺之不然則豈可以逆賊待之乎具公立召某甲待之如他校公私見聞

孝廟朝憲長論啟統制使柳廷益有孽妹為自點妾最為

親密不可置重任鄭頌相太和進曰廷益名不出賊招
若以疑遞廷益將人人自疑矣上曰卿言是矣鄭公
又曰自點久居相職一時文武孰不出入於其門乎若
以平素相識並勒加罪案則臣恐朝廷無完人矣上
曰鎮定之策專在大臣子與卿既有所堅定則雖有喜
事者安敢肆其志也息庵集

孝宗殺獄無所疑惑自點之獄親鞠賊子鉞承服引同謀
武將絀告士夫延及滋蔓王教母更問同黨疑懼始
定初遣中使於自點謫所搜文書以來朝士簡札聞帥
守令書信皆入禁中惡語凶逆亦有彰露者而並留中
不下後廷臣以為言王答以無可觀焉已焚之矣蓋

恐獄之濫也祖鑑

中宗已卯射矢于建春門繫書著門扉政院啓曰匿名
書不可開見但射闕門故啓上召都承旨權撥入
對教曰去月有箭射入禁苑初疑射鳥而誤發者
取審之則截箭腰還合空其中而納書言朝廷間
事非迷劣無識者之所為也且曰某日射議政府
某日粘付迎秋門而不啓故又射於此云云此皆
一人之所為也撥曰退計十餘日間果繫書射政
府門而舍人以為匿名書即焚之憲府門亦射之
云矣上曰予初見此書欲示大臣而似入其術
中故不果今射闕門亦只可知之而已東閣雜記

輸民隱

世宗朝下教曰予聞郡縣催徵義倉糶穀民甚苦之今歲
僅免飢饉予欲停歛以寬民食賈成權軫等對曰注歲
蠲舊貸之粟今又停歛則雖富者必不納矣上曰設
義倉以為民也雨暘不時民皆艱食若強歛所貸則貧
民盡輸於官其艱食無異於凶年其諭守令視民貧富
收歛若以一年之稔盡收前日之貸則鰥寡孤獨必至
困窮予所不忍也

賈鑑

成宗朝掌苑署啟曰今年京中梨不結實請令諸道封進
上曰梨不結實中外皆然今以所無之物責進郡邑豈
不貽弊於民遂不聽

國朝謨烈

此人以麻為農作而此物亦大無木花及木綿雖已入送
且取該曹所藏落幅及他可用休紙無回狀啟等紙無
論小大厚薄一併入送令監兵使察武士軍卒之充寒
者而給之母得專歸於眼前之所見則幸矣 白軒劄
肅廟辛酉嶺東被灾尤甚 上命嶺東各殿朔膳物種依
丙午例限一年停止兩 大妃殿朔膳自宣惠廳料理
給價封進其後惠廳磨鍊其價為米一千五百餘石又
減春等人麥三十斤之半 實鑑

肅廟癸亥賑恤堂上閔維重言湖南田結比上年所縮至
五萬結而稅豆既為全減稅米所當納不過二萬一千
餘石不若盡為蠲減以賑廳米在本道者準此數上納

戶判尹堦曰正供不可全減 上命半減以賑廳米移
給 實鑑

肅廟癸亥海西御史以本道別收米

海西初為毛文龍
應每一結別收五斗

米入送而
至今日猶 減除事廟堂故以此是貢物之價元非科外
之歛請詢本道而處之 上特命罷之 實鑑

肅廟辛未日大臣言命承旨榻前書下備忘曰哀哉民生
纒經大侵萬死一生比如大病之人氣血未復此時懷
保之策在所當先今若諉以稍稔許多賑穀一時還徵
則此正古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者也其
令該曹該廳分輕重稟旨變通上年停捧之田稅全減
大同則量減以示朝家德意 實鑑

肅廟癸酉以楊州十陵特減田稅又於壬午以高陽八陵
六減田稅寶鑑

肅廟丁丑 上以侍講官李寅燁受由注來湖中問農事
寅燁俱以所見白之 上軫念民事遇有自四方來者
輒延見咨訪如此寶鑑

肅廟甲午招致濟州貢人于差備門外問賑政頭緒及
中形勢染患寢息與否仍令本道更送萬石穀又令醫
司相當藥物急速優送寶鑑

南原有李善者泣訴曰其五代祖春京有羔口無面而死
尚衣院徵捧羔毛價細木三疋十五尺今至五代迄不
得頃減平民祭先多不過三代而身役侵微乃至五代

云又本縣河山面有沙器店毀破移去已有年所而司
饗院歲徵二十二名之稅布宜令二院頃減昆命集御
史書啟

太宗朝平安豐海之民自春至秋留京畿獵禽以供御
膳者俗稱伊彥至是 上曰為人君而以一己之養
役民自奉甚無謂也命亟罷之國朝臣鑑

慎賞罰

宣廟壬申朴謹元為都承旨以親耕事賞加陞品大司憲
朴應男與謹元相切而廣坐中謂謹元曰不宜以此有
賞典即請改正允之癸酉李希儉芝峯之父為都承旨以
仁聖王后侍藥之勞內醫提調及醫官並加資兩司請
改正過累朔後只醫官允之兩司停放而新授正言李
濟臣以停論為非啟遞兩司迄六朔始停放今則賞典
太濫而臺諫罕有糾正雖或論啟旋即停止與故事異
矣芝峯說

仁祖改紀後貽書國舅韓西平浚謙問宮闈間所當先者
公對曰光海時恩賞太濫以致失國今宜一反其事使

宗戚貴近皆知分限至於賜與之物亦開定式無開僥
倖之路然後可無恩竭致慢之弊而國家亦得久安矣
仁祖大以為然凡所施與務得其中皆韓公一言之助
云 孝廟以此語憐坪大君青平沈都尉侍傍聞之公

私見聞

肅廟丙寅沙場閱武畢諸廳軍兵使其軍門施賞仍命後
勿為例南相九萬上劄以為二十里隨駕半日習操本
無功勞之可言牛酒犒餉足矣豈可不問坐作之能否
不論技藝之工拙連營逐名混施恩賞推此以往春蒐
秋獮何以繼之克敵斬馘何以加之庚申討逆扈衛時
殿下以累日暴露為閔有論賞之命而其時各自本廳

柳箭騎芻鳥銃從自頭試才依中日例給賞一中以上
皆不舉論矣 藥泉集

惜名器

從二品以上謂之宰相非有才望功德罕得至焉 明宗
朝金公繼輝博學能文負一時重望而官至叅判孫公
軾別無履歷辭稱而驟陞嘉善金公謂人曰孫軾嘉善
吾亦嘉善乃慨歎之語也 芝峯說

宣廟潛邸時曾授史畧於醫官楊仁壽即位命除六品東
班職臺啟以干息改正更命長付上護軍祿以其資級
不準又以護軍司直陞階而授兩司又以過重論執不
允竒大升亦啟於經筵 文集

宣廟戊子年間嘗見座日官案除大臣原任外自從二品
至正二品僅十五六人文官嘉善未滿二十人 祖宗

朝慎重名器故宰相稀貴如此 宣廟問大臣曰近日
銓曹六卿擬望常患乏人誰可為六卿者大臣以吏曹
叅判鄭大年為薦陞拜判尹鄭公時年已七十且平時
居相位者皆至十餘年或過十五六年尹公思翼為工
判十年任公說為判尹首尾二十年宋公資為工曹叅
判七年其他久居職位者難一二言知事同知僅存一
二負餘皆未差所以然者太平無事非有特命陞秩則
無賞加橫遷之路故也若有特命則雖時望方重者兩
司必論執踰月乃已亂後此規亦無矣惟吏兵曹判書
兩都目後必許遞改豈非權柄不可久授也至癸未東
西分黨後始有三度之外加由之命流來成憲自此大

壞三度加由實哀世之事也武班資憲則絕無而僅有
宣廟朝邊協為工判郭屹為知事此兩人外無聞郭屹
乘輶被論公議之嚴亦如此許草堂曄斯文宿德李叅
議海壽夙著雅望皆在通政之列幾至三十年許公年
近七十以慶尚監司陞資沒於任所李公終不得為嘉
善以沒雖係命道之窮通而亦由陞遷之不易也今則
家家金玉此實亂世官方淆亂之致大將軍告身緩易
一醉不幸近之 竹窓閑話

宣廟去邠自京城至義州宦官數十人御醫許浚掖庭負
四五人司僕負三人終始不離後皆錄功而 上終不
任以職事 寶鑑

宣祖庚辰承旨尹卓然以應製詩居首洪聖民以製吏文
居首皆命陞嘉善兩司論以微事陞階非命德之政請
改正不允 栗谷日記

光海朝金尚宮之母後夫劉夢玉其侄婚鄭夢弼允貪縱
用事吏議李挺元欲以夢弼擬襄陽政吏鄭愛男進曰
襄陽雖降為縣其實府也夢弼是我弟正男之子渠是
白身安可擬此以傷國體挺元大慚沮 荷潭錄

光海除拜官職視銀多少以為陞降品秩又營仁慶景德
宮殿撤人家以為墻垣兀盡山木巨筏連江調發民丁
緇髡滿城時納基石銀木或防川儲水或熾炭煨鉄者
皆列頂王之班人謂之五行堂上李冲以雜菜私獻階

戶判韓孝純以山蔘進御奄登台鉉有人題詩曰山蔘
閣老人爭慕雜菜尚書勢莫當 國朝典謨

光海丙辰時輩欲廣植黨與至於闕尊愚駭不識一丁之
人皆得叅弘文錄多至五十餘人一日柳塗謂友人曰
吾適過墟墓間聞悲泣辭問之則荅曰我乃文臣石擎
日也以文官不幸死不得叅於丙辰弘文錄故泣耳盖
石者只誦經書章句而已至於落張亦不之知連上下
而讀之式年殿試策問以松虫蝗旱救弊曰南山往之
竹杖揮之殺之埋之可也又對風俗薄惡曰牛之子馬
之子之群相續於泮宮以此人殿沒學問文官必首舉

擎日 荅泉雜記

光海朝金忠輔初名有永崔希男之版奴也以成兵使家
婢銀從之夫得謁柳希奮防納各官貢物與希奮分利
希奮善其為人薦為玉浦萬戶以不識一字見黜於巡
檢使權盼希奮又使納銀陞通政拜長鬻縣監不數年
移梁山郡守無調度使巡歷列邑橫奪民財以助營建
之費將其所餘行賂希奪光海大喜之特陞嘉善以褒
之銀從之父彥從墓在軍威地忠輔到軍威使本縣備
澆奠床祭其墓鄉所李從可領祭物坐墓下嘆曰世間
不可測者人事也彥從私奴也我以士族之子為彥從
之祭物監官曾所未料者也苦哉苦哉反正初忠輔伏
誅

遼事記聞

仁祖辛未教于政院曰鳳林大君以痰症年年加重醫官
申得一盡心用藥使重病狀愈予甚嘉悅欲為加資未
知如何政院啟以得一以侍藥廳議藥之勞纔受重加
未久而復蒙息典似涉稠疊 傳曰然則實職除授

院便覽

仁祖嘖笑不苟李馨益朴頤以醫術承眷馨益至於夜半
獨為人診頤不過六品主簿馨益僅至正三品散秩此
豈非後世之所當法也 公私見聞

顯廟朝有儒臣陳于榻前曰 祖宗朝貂掩之賜在御宰
亦罕至於堂下官則絕無或有而皆曰直言及軍功未
有以微勞濫施者近聞內司別坐朴良臣以微賤私人

蒙貂掩之賜豈料聖世有此事也諸臣遂合辭以啟
上曰良臣於新豐府院君遷葬時監董竣事故予欲慰
慈殿之心果有所賜諸臣如以為不可則還收何難乎
公私見聞

臣自 孝宗朝出身以後至於 顯廟末年每見朝班相
臣外在一品之列者一時不過一二人或二三人矣今
則乃至於十一人之多每公會班列一品或多於二品
此皆自朝家多事凡有侍藥執事董役之勞據前例而
加恩者也自今以後朝臣有以前例當加資者易之以
帛馬之賜毋使詩人有赤帑三百之譏焉 藥泉集
肅廟癸巳吏叅李晚成言醫譯中庶輩贈職多以叅判無

摠府贈之事甚猥越 上曰頃見醫官朴星瑞以叅判
摠府為贈予亦為恠矣加設同知之類不當以左右尹
贈職也仍命改授星瑞贈職 寶鑑

待前朝

平壤舊有箕子殿監司差出叅奉以守之所謂殿叅奉也
光海癸丑鄭賜湖為監司時改號為崇仁殿以關西人
鮮于姓者為箕子後拜崇仁監奉其祀秩正六品蓋倣
麻田崇義監例也鮮于之為箕子後取東坡贈鮮于侁
詩及趙孟頫題鮮于樞書序稱其為箕子後之語蓋亦
微矣

荷潭錄

箕子井田之制以三卦九卦路為準自古立木為標名曰
法樹中經變亂木標無存崇禎後辛未改釐區畫樹石
四隅以限經界而箕子志所載箕井南九卦路東止于
舍毬門外九卦路而今則直抵東城作十字大路於此

頗失古蹟云 平壤誌

仁賢書院嘉靖甲子初立萬曆庚子監司徐渚得趙孟頫所畫箕子對武王陳洪範圖於中朝箴之院中天啟丙寅命遣畫師李臣欽模寫院箴洪範圖遺像未及奉安值丁卯虜亂真本見逸惟存草本崇禎壬申監司閔聖徽復模寫癸酉降香祀奉安于仁賢殿丁卯見逸晬容真本有韓姓僧人得之箴于長淵之鶴接寺後托之韓連希傳其四世孫晉泰己亥晉泰奉還于本院與本院晬容毫髮不差辛丑移安于黃龍山城 平壤誌

前朝王氏之亡也放諸王於海島中謀臣皆議曰不除必有後患不如殺之於是惡其殺無名使善水人具舟誘諸王曰教書令下置諸君島中為庶人諸王喜甚爭登舟舟離岸舟人穿其舟潛入海底水沒半舟有僧人與王氏有素者在岸舉手呼之王氏即口占一聯呼謂僧曰一聲柔櫓滄波外借問山僧奈爾何僧痛哭而返秋

江冷語

太祖六年營麗太祖神聖王廟於麻田以歸義君王瑀子珣襲封啟義君奉其祀 寶鑑

太宗朝有言高麗宗室王麻有孽子一人在民間知申事金汝知以聞令政府刑曹臺諫同巡禁司雜治果實上曰太祖開國之初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太祖本意一二大臣之策也自古帝王非一姓與天地相為

終始皆由祖父積德以興及子孫滅德以亡若李氏有道則雖百王氏何能為患不爾雖非王氏其無受命而代興者乎遂命政府曰今後王氏之裔或自見或為人

所告者並聽從便居住以安其生

寶鑑

文宗教曰我朝革命之初待王氏不古若者乃其時謀臣所為非太祖意也得高麗顯宗遠孫於公州賜名循禮名高麗歷代祠宇曰崇義殿以循例為副使以奉其祠賜土田臧獲陞麻田縣為郡置教官教王氏子弟

寶鑑

崇義殿太祖太宗顯宗文宗廟以上智謙洪儒申崇謙庾黔弼襄玄度徐熙姜邯贊尹瓘金富軾金乾礪趙冲金

方慶安祐李芳實金得培鄭夢周十六臣配享

朝野記聞

崇義監文宗時秩視六品明宗朝增秩三品世襲為

殿使

鯀鯖錄

王太祖畫像初在聞慶陽山寺辛禡五年日倭變移奉豐基龍泉寺宣廟丙子具儀仗于崇義殿

鯀鯖錄

崇儒

明廟朝李文純滉退居禮安之退溪累召不至 上嘉其

恬退累加其階又以招賢不至歎為題命近日賦之又

命畫工摹滉所居陶山為閣而進其敬慕如此 栗谷日記

明廟朝曹南冥植微為丹城縣監上辭疏兼陳時弊有曰

慈殿塞淵只是宮中之一寡婦殿下幼冲不過先王之

一孤嗣又曰音哀服素亡象已著 上不悅以為辱及

慈殿猶待以逸士不加罪 栗谷日記

明廟末年命擇經明行修之人所薦六人秦仁李恒報恩

成運山陰林薰尚州金範京居韓修南彥經皆除六品

壬子遺逸在世者淮南真並驛召八對于思政殿 上

問以治道其問目書之二紙一置御案一賜承召人使
之隨問以對諸公皆畧而對之獨南冥啟曰臣所頭陳
者在於上問之外自二十年來民生日散村落漸蕭此
所未解也曰言君臣間不可不和平 上因問古人非
三顧不出草廬者何義對曰此諸葛亮料必不敢當故
爾然亮經營幾五十年僅成鼎足未能興復漢室其才
亦未可知也初 上命擇六條俱備人吏曹以名號太
過只以經明行修改捧傳旨方諸人承召聚京之日
上命召三提學將欲試策若科舉之為者政院啟曰以
賢而召不必如此乃只引見論以言語而已觀其問目
御札似是殿試策士題體也 清江小說

宣廟朝成牛溪渾承命入城朴思庵淳喜語人曰吾 王
不亦為豪傑之主乎密密結網畢竟能網得牛翁來矣

時傳為美談白沙集

光海戊午姜弘立以都元帥赴深河與天兵合擊建州虜
敗降 仁祖丁卯引虜兵而來以復舊君為辭蓋癸
亥反正或失吊伐之義也及至境上聞金沙溪長生鄭
愚伏經世張旅軒顯光皆暈登朝端驚曰此人必不以
非道立朝其意大沮勸虜解兵身歸本朝丁卯虜兵專
為贖和成便退未必由於弘立之勸解而賢士之進
退係國家重輕如此 公私見聞

孝廟嗣服之初前叅議全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時烈前諮

議權認李維泰前縣監崔蘊等首被召命而來念其旅食之艱賜以米肉聞時烈維泰之母老且有疾令道臣餽米饌及藥物其徵辟之勤則命乘駕轎欲其暖寒則至解貂裘掌令趙克善之病也賜毛衣履之遣內醫救之其沒也命戶曹即泣其喪又日遣中使監護凡有儒名者靡不搜訪而用之眷顧甚渥崇儒之盛終始如一

誌狀

孝宗即位初備局啟以草野被徵之人兼帶經筵事既已定奪矣全集則既以特進官啟下宋浚吉則當以叅贊官差下而考之大典則堂下官兼經筵例以文官差下而竊聞 宣廟朝儒臣成渾不兼經筵官只令以閑官

入侍經幄今此被徵諸人破格兼帶似無不可而法典如此則依 宣廟朝例只各以本職入叅筵席可矣

上從之

備局臆錄

孝廟戊戌正月臨筵謂賢善宋浚吉曰予之氣質未免偏駁雖日講心經而心之病處未能祛舉措之間多有過失必有法家拂士於左右然後庶或小過予之必欲久留賢善者此也 誌狀

孝廟嘗以士大夫崇酒遊談為憂李完南厚源對曰趙光祖當國人莫不飭勵改行李珥成渾之時亦然人主崇儒之效如是矣今若宿德儒賢在朝豈敢扶醉道路談戲廢事如此乎 右庵集

後世儒者亦豈盡切要於時用使掌金穀非必裕國計也
使治甲兵非必壯戎政也雖然談經好古砥礪名行之
士多在朝廷則官僚有所敬憚士民有所觀效世道風
俗必不至大壞其於國家豈云少補頃年數次薦剡而
所用數人者不過出當邑宰下僚而已至於臺憲藩幕
竟無應命者此緣人心不古俗習渝薄標置稍別指議
先加重以朝象糾紛着脚尤難其不欲自輕於去就固
也如向來徐元履尹舜舉鄧濬諸人皆用薦者進而既
出之後隨地供職未聞只居凡冗而必辭清路也今之
憂國者必曰朋黨而臣以為道學之衷皆其憂尤大苟
無以風動住成稍新且日則亦何以救此乎

明谷劄

夫以世俗常情言之則儒者固可惡也論治則遠引唐虞
諫君則責以難事縻之不留寵之不樂惟在於欲行
其志焉固是難用而其間或有過激者或有迂濶者
亦有好名者或側乎其列豈非世主之所可惡者乎
流俗之士順時同衆無所忤逆熟於事君惟命是從
安於習非不事矯激是固人君之所親信也雖然儒者
好義流俗好利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
忘其君者一朝禍亂之作挺身救君取義捨生者必
出於儒者決不出於流俗矣嗚呼好義者為國好利
者為家為國為家辨之不難廷臣之碌碌隨波無
所建白君有過失不敢繩糾者大抵是為家者恐

失其利也若其蹇諤正色無所回撓有懷必陳者大
抵是為國者恐失其義也惟是人君辨之不明而譏
諛善乘其隙故為家者多被寵擢為國者多陷刑
辟誠可悲也

栗谷封事

